

世界文學全集 76

馬丁·伊登

傑克·倫敦 著 鍾斯 譯





馬丁·伊登

傑克
鍾

—— 遠景精選版 ——

馬丁·伊登

世界文學全集 R 76

著者	傑克·倫敦
譯者	鍾斯恩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 36—575 號信箱
	郵撥：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2號
	電話：711—7871
門市部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電話：394—1960
印刷所	其宗印刷廠
	台北市環河南街二段113巷7弄16號
定價	新台幣140元 港幣23元
初版	中華民國70年3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峰，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却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

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青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却，而大部份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

傑克·倫敦和「馬丁·伊登」

「馬丁·伊登」不僅是傑克·倫敦最佳作品之一，也是他最令人困惑的作品之一。一九〇八年倫敦三十二歲，他的小說如「野性的呼喚」、「海狼」及「鐵踵」等驚人地贏得全世界的讚譽。「馬丁·伊登」正出版於這段被公認為他寫作生涯的巔峯時期。但是這本扣人心弦小說的奇特之處，係它所描述的是一個作家如何證實自己的才具，如何興致勃勃地一一克服不利的情況，而在他的成就終於遠超過當初他最高的期望之後，竟然失望而自盡。而自從這本書問世之後，歷來令讀者與批評家困惑不解的，事實上也就是這一點。

傑克·倫敦屬於那種寫小說動輒從個人生活經驗中取材的作家。甚至連「野性的呼喚」中的那隻狗巴克，也不過是倫敦本人的自狀稍加掩飾而已。由於與文明世界格格不入，而爲了尋求愉快的生活，這隻狗走避至酷寒的北方——由於倫敦當初在克隆岱克金礦區的經驗，他對這個地方的情形瞭若指掌。而最後巴克孑然獨立於星光之下，也正是倫敦夢寐以求的境界。事實上，關於這本小說的命名，他認為「星塵」不如「成功」，而出版家最感滿意的「馬丁·伊登」只不過是他的第三個選擇。

事實上，「星塵」可能是最佳的書名，因為它把握了小說裏這位年輕的作家大部份時間的心情，他的生命充滿精力與熱忱，他一生的經驗也因此大大地令讀者神隨意往。故事開始的時候，

馬丁·伊登是個二十歲的水手，他突然對學習寫作發生強烈的興趣。雖然他受的正式教育不多——僅僅小學六年而已——可是他自信悟性極高，深具寫作天才，喜歡將所有的意念與經驗轉化為活生生的繪像——比現實還真實的「景象」。他決定需要一番訓練才能使這些繪像意義深遠且前後連貫，而多少也靠那位他愛上的大學生——羅絲·摩爾斯——的幫忙，於是他遵照一個「自己來」的計劃，着手訓練自己，就像倫敦也自認為拓荒人的兒子，應該萬事皆通。除了經常使用四張公立圖書館的借書卡，有系統地列出所學的生字以及應該避免的不合文法句構，外加他精力充沛，能專心利用每天十九個工作小時的每分每秒——他發現一天只要睡五個小時就够了——他的進展很快，經過一段出奇的短時間之後，發現自己不但能有條不紊地與街頭的演說家，甚至與大學教授，談論查爾斯·達爾文與赫伯特·斯賓塞。

上述的一切可能多少顯得荒謬，可是事實上馬丁·伊登閱讀與寫作的過程，基本上也就是倫敦本人的經驗，在「約翰·巴萊康」這本小說中他指出：「批評家挑剔我作品中的一個人物——馬丁·伊登，認為他訓練的進度太快；在三年的時間裏，身爲一個僅受公立國民學校教育的水手，而我竟把他寫成爲一個成功的作家。批評家認為這件事絕無可能，可是我就是馬丁·伊登。」雖然像這樣的事並非絕無僅有，但對一位年輕的作家來說的確相當順利。可是對倫敦本人，這件事的重要性在於他的看法，認為這種經驗令人極端振奮，相當驚奇。對任何一位年輕人，私下希望學習寫作，可是以往總認為這種成就只可能發生在灰姑娘的傳奇故事裏，倫敦這種處理的手法天真純樸，最容易投其所好。倫敦的情形與馬丁·伊登相同，他着手想把自己變成個作家，

抱着參加一種遊戲的態度——或引用更好的一個比喻，參加一場戰役的態度。每次退稿都是另一個挑戰，而只要他有足夠的銅板買郵票，他的稿子就繼續四處奔走。

據說，到末了倫敦串在錠子上的退稿紙條竟高達五英尺。而就在這個時候，突然一批批採用通知源源而至。在這一段時間裏，馬丁與倫敦一樣，嘗試能想到的各種文體，從八行雙韻詩到以凝重的無韻詩寫成的悲劇，從客廳小品到探險小說。每一種新的經驗都成了一篇故事的素材，每次邂逅熟人都成為交換寫作心得的機會。至於他在雜貨店的賒買，到達三元八角五分的巨額而未能付清之後也就宣告結束，無奈只得典當大衣、手錶與腳踏車，吃豆子過日子，甚至有四十八小時沒東西吃。當然，這些遭遇並無關緊要，都是這場遊戲的一部份。馬丁·伊登決意有所成就，情形與倫敦相同，而他也確成功了，這場仗也及時贏了。

傑克·倫敦在這場知性的戰役中穿插了一羣極為成功的支持或反對他的次要人物，而把馬丁·伊登追求學問與寫作的成就戲劇化了。羅絲的父母抱着懷疑的態度策勵他；他們認識的商場朋友，如那位成功的年輕阿爾哲·布特勒先生，他卓越表現正是倫敦所深惡痛絕的；他兩個姐夫目光如豆，唯利是圖，都令他厭惡與動怒；一個姐姐終日不離浴缸，只能送給他帶皂沫的香吻，另外偶爾也幫他弄一頓飯，但她總算還有信心，可謂聊勝於無，另一個姐姐認為他既不能找到固定的職業，因此只配作白日夢，遊手好閒。可是另一方面，那位目不識丁，却又古道熱腸的女房東瑪麗亞·雪爾伐，她盲目地欽佩他；而尤其重要的是羅斯·勃力森登，也是他所接觸到的唯一作家朋友，他的鼓勵使馬丁振奮不少，而可以附帶一提的是，他也是這本書裏最生動的人物之

一。

馬丁第一次在摩爾斯家裏見到勃力森登，當時他看這個人長着精細的鷹鼻，修長的貴族臉，及下垂的肩膀，是個蠢漢、莽夫。但是宴會結束之後，他們一起上酒吧喝威士忌蘇打，他終於發現勃力森登這個人滿腔熱情，同時也具有很高的天賦，及那種光芒四射的洞察力與領悟性。他患了肺病，而威士忌也總是杯不離手。他憤世疾俗，可是却又熱愛生命。毫不隱諱自己是個酒色之徒，講究美食。而更重更的是，他是詩人，寫的詩是「想像恣縱的狂歡會」。

在自己骯髒的房間裏，馬丁與勃力森登一談就是幾個小時，並調烈酒來刺激他們的思考。勃力森登帶馬丁到舊金山去見一羣赤貧如洗的知識份子，度過一個相當興奮的晚上，討論唯心論、唯物論與實體論，這些話遠比大學裏或摩爾斯的餐桌上所聽到的更令人振奮。可是勃力森登在肺病肆虐之下，健康日漸惡化，而不久當他把他的傑作「蜉蝣」的手稿交給馬丁之後，也就舉槍對額自盡。雖然馬丁總算把這首傑出的詩刊登在一本通俗雜誌上，可是末了只落得一陣華而不實的風頭，與陳腔爛調的反應，大大令他厭煩。

有兩樣事他們兩個人的看法大相逕庭。社會主義就是其中之一，因為勃力森登認為：他的信條是將來唯一的希望，而馬丁信奉尼采的超人哲學遲早一定會上當。另一樣是勃力森登對馬丁所熱愛的情人羅絲並不表贊同，他稱她為「那個形銷骨立的女可憐蟲」。「你要個資產階級的女兒究竟要幹甚麼？」

他的情人受到這種侮辱，馬丁最先的衝動是想把勃力森登勒死，可是私底下他獲得的結論，

其中不乏勃力森登都早已有的先見之明。由於他一心一意志在寫作而不願找事，羅絲也漸漸對他感到氣餒。事實上，她愛他，而只要他稍有見識，而選擇一條可以使他們的婚姻實現的路，她本很願意頂撞她的家人。當初羅絲的哥哥受到流氓攻擊，蒙馬丁路過相助，爲了感激這個年輕的水手而第一次把他帶到他們中產階級的家裏。當時在馬丁眼中，羅絲是一位既可愛而又有教養的公主。在這之前馬丁除了繁重的工作與低賤的生活之外，可謂一無所知，他父母早已去世，爲了維生，先後曾在食品罐頭廠工作，在牧場裏訓練馬匹，另外還上船當過船員。在羅絲的慧眼，早已發現他心思極爲靈巧——不用說體格也很健壯。再說他本人對閱讀、說話求合文法，及渴望能培養優雅的舉止，這誠令羅絲着迷不已。於是她開始着手改造他，甚至還勸他戒烟。

傑克·倫敦當初寫這本小說的構想，是要描寫屬於無產階級的一羣人，如何嚮往中產階級的生活，但結果發現中產階級的價值大抵都是虛偽不實。起先馬丁興致勃勃，而過了不久，拿餐桌上的叉子，他已經能應付自如，護送女士走路，也曉得走人行道的外側，甚至還學會穿硬領及燙挺的西裝。故事開始的時候有最令人難忘的一幕，描寫這個年輕的水手，雙肩姿態笨拙，邁着豪爽的步伐，在摩爾斯傢具壅塞的客廳裏小心翼翼穿行其間，似乎時時刻刻都是險象叢生。可是這家人的生活着實令他嚮往，因此他寧可虛心求教，接受矯正，希望可以在這個令人羨慕的圈子裏走動。故事這一幕所以引人入勝，不僅在於倫敦筆下能寫盡少年男女面臨成人社會的窘態，而更因他善用本身的經歷，描寫他如何從一個缺乏溫暖、赤貧如洗的家庭，力求上進，而步入一個嶄新的世界，其金碧輝煌不亞於司各特·費滋傑羅的小說中人物所見所聞的世界，當然，與費滋傑羅

任何一本小說相形之下，「馬丁·伊登」洋溢着一股熱情，對於局外人渴望參與其中的心思更有深刻的認識，其原因不外是倫敦本人的確曾經是個三餐無着的孩子，曾經靠行乞果腹，曾經在鐵路貨車底下的軸桿上，及快車上隱蔽的行李背後無票偷搭過車子，甚至還因閒蕩被捕而在伊里郡的監獄中坐了一個月的牢。

可是倫敦本人實際上與馬丁情形不同，他從不渴望回到無產階級的世界；相反的，馬丁發現中產階級越發顯得虛偽不實，因此打算回到「自己的人」那邊。他走的這條路是沒有希望的，而表現這種無望最爲逼真的，應推這麼一個插曲：馬丁當時在一家洗衣店裏工作，打算再度「努力而非勞心」，與他同事的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物，名叫喬，他爲了符合雇主的要求，整個禮拜拚命的工作，結果每個週末總要喝得爛醉才有辦法撐下去，他們兩個人是名符其實供人驅使的牛馬，毫無任何生活的樂趣可言，馬丁無法寫作——甚至連看書都做不到，因爲無時無刻他都感到精疲力倦，末了他們兩個人放棄了他們的工作，喬做了流浪漢上路去了，而馬丁也回到羅絲的身邊跟他的寫字枱前，很顯然馬丁已喪失了他的階級，既不屬於中產階級，也不屬於工人的世界（依倫敦的分劃，這個世界僅屬於一般的粗工），他僅存的唯一希望是要建立一個自己的世界——藉寫作來超越階級，然後向世人聲明他的獨立。

這本原擬取名爲「成功」的小說，後四分之一與描寫他冒險犯難的前四分之三，在語氣上有顯著的變化。勃力森登的死促使馬丁的看法成熟，認清了文學界讚譽的虛偽不實。羅絲解除了他們的婚約。而他總算對她有了真正的瞭解。就在此刻，他突然無緣無故地把他的手稿賣掉，而竟

也在一夕之間大大成名，以前曾經蔑視過他的人希望與他重修和好，而當然也只換得他的鄙夷。他嘶喊：「爲甚麼他需要別人幫助的時候，他們從沒幫過他？」甚至羅絲也回來了，並表示假使他不念當初她解除婚約之怨，她願意當他的情婦。可是此時的馬丁對人生已毫無樂趣可言。最後他搭了馬利波薩號汽艇，目的地雖爲宛然向他召喚的南海，可是他並未到達，有一天晚上船已離岸很遠，馬丁爬過舷窗，並最後一次運用他的意志力，往海底潛去，直到淹斃爲止。小說的結尾是這句話：「眼看快墜到底了，他掉到黑暗中啦。他只知道這麼些。他掉到黑暗中啦。一剎那，他還知道，下一剎那，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許多看過「馬丁·伊登」的讀者都認爲，這麼一個故事描述主角如何歷經困難而終獲成功，它邏輯的必然結局絕非自殺。這個結局之突如其來可另由一項事實看出：「太平洋月刊」於一九〇八年連載這個故事，當時還曾經懸賞一項五百美元的獎金，讓讀者來猜測馬丁最終的命運。而倫敦本人寫這個故事的時候，人在他的蛇鯊號遊艇上，正航行於南海，即使當時故事尚未接近尾聲，他自己似乎也不曉得該如何結尾。

在前一年的十一月，他曾寫信回家說，「成功」將是他最長的小說，並說他寫作時心情非常開朗，甚至即使蛇鯊號航向偏差他都不介意。而在他的故事即將完稿之際，他還寫信告訴他的出版商說：故事的高潮將於馬丁到達南海時出現。但事實上，他並沒有抵達目的地。甚至當倫敦搭馬利波薩號①匆匆忙忙自大溪地赴舊金山處理他糾纏不清的財務問題時，他這本書仍然沒有結局。他究竟該如何處理馬丁？而無疑的，也就在這趟航程上，他的小說出奇不意地獲得了一個結局。

。倫敦一再堅持馬丁的自殺是他經驗發展必然的結果，而他的話或許不無道理。

這件事引起了相當的爭論，但倫敦對這項自殺因由的說明並不太令人折服。他一再堅持馬丁的自殺，起因於他領悟了他個人主義信條的失敗。在他送給朋友的一本「馬丁·伊登」上他寫着：「竟然沒有任何一個該死的批評家瞭解這本書針砭的對象是個人主義，而馬丁的死因也就是他那不折不扣的個人主義，因此他也無法瞭解別人的需要，而一旦他的幻象消失之後，他再也沒有生活的目標。」依倫敦的看法，馬丁之錯在沒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一定能賦與他生命的目的。在答覆那些抗議結局不妥的函件時，倫敦這麼回信說：「爲甚麼我不能稍稍替馬丁感到惋惜？馬丁也就是我。馬丁是個個人主義者，而我是個社會主義者；也就是這個原因我仍然活着，而馬丁却已死了。」倫敦甚至還建議與一個牧師在他的講壇上辯論，希望向教堂的會衆說明馬丁的失敗主要是因爲他没信奉社會主義的理想。

勃力森登無法忍受資本主義，因此服膺社會主義，而故事裏有個地方他甚至明白告訴馬丁，社會主義必能改造他的生命：「你要曉得，我希望我死之前，你能成爲一個社會主義者，因爲它能證實你存在的意義；同時你遲早一定會遭受絕望的打擊，而唯一能拯救你的也就是它。」可是話又說回來，書中並無片言隻語提到勃力森登的社會主義活動，而他助人的熱忱也無法避免飲彈自盡的結局。相反的，馬丁對社會主義絲毫不感興趣，有一次他參加了當地社會主義者的聚會，會中他還極力替他的尼采信仰辯解。而即使他不信社會主義，他照樣能體會那些貧窮的朋友所受到的苦楚——包括他那個浴缸姐姐，那個多產的女房東，以及洗衣店的日子裏那位絕望的朋友

。當他的小說開始暢銷之後，他便給錢相當豪爽，希望讓他們開心，替他們清償抵押，買鞋子及牧場，甚至還替喬買了一家洗衣店。

而倫敦寫作也從不宜揚社會主義，就是在小說中讀者也可以看到馬丁身為個人主義者，倫敦也非常欽佩。其實，全書闡揚的基本精神，也就是馬丁之能够「獨立苦幹」，而他也只是另一個經過改裝的空手起家的阿爾哲型少年而已。讀這本小說的樂趣之一，也就在於看他如何贏得這場戰役，他的敵人是無知、貧困，尤其重要的，也就是今日所謂的「大機構」②。而讀者自始至終也很少關注馬丁對社會主義的態度，社會主義在全書中所佔的份量不重，並且經常被忽略不顧。

毫無疑問的，倫敦如此重視馬丁没能成為社會主義者，部份原因在於他本人是個遠近聞名的傑出社會主義者，也是個公然自認的馬克思主義信徒，他經常用一顆刻有「革命至上的傑克·倫敦謹啓」的橡皮章簽署他的信函，另外他也是大專院際社會主義社的首任主席，曾到過全國各地講演資本主義無可挽救的沒落，以社會主義黨推薦提名人的身份競選校董及渥克蘭市長的職位，甚至還曾被列為考慮的對象，打算推他為社會主義候選人角逐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職位。

在「馬丁·伊登」問世③的一年前，他曾出版過「鐵踵」，用清楚的字眼，敘述資本主義的崩潰。而或許不無關連的是「鐵踵」結束時，無產階級的烏托邦並未付諸實現，社會仍然受制於殘忍的獨裁者，這些人隔一代之後勢必被稱為法西斯或納粹黨人。馬丁未信奉或把希望寄託在社會主義上，可能與倫敦本人對社會主義革命的信心日漸動搖有關。雖然他本人七年之後才正式脫離組織，但在寫「馬丁·伊登」時他在蛇鯊號上，對主義已不再積極，甚至也可以說他對社會

主義的基本精神相當不熱衷。他本人的「自然」哲學④一向偏近「海狼」一書中那位專事掠奪而又專橫的船長海狼·賴森，而不近似「鐵踵」中那位滿腔希望的社會主義領袖歐涅斯特·伊伏哈特·瓊安·倫敦在她的傳記中認為她父親事實上在「馬丁·伊登」中寫下了自己的計聞，或許幾可一語道破真情。倫敦不僅對社會主義失去積極參與的興趣，並對作家的成就日漸覺得虛幻不實。一定有甚麼地方出了差錯，而他企圖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

就倫敦的性格而論，馬丁的自殺並不難理解，可能倫敦本人並不察覺，可是預佈最後一幕的伏筆，的確自始至終俯拾皆是，儘管馬丁對他的最終目標不甚了了，可是他奮鬥的精神却甚熾烈，這便是最重要的——一個伏筆，成功的過程驅使他興高采烈，勇往直前，而減少睡眠時間，分分秒秒善加支配，追索新構思，玩味絕妙好辭等等，這些都替他帶來莫大的樂趣。

奮鬥代表一切，結果無關緊要。真正陷馬丁於絕境的並非勃力森登的死，或羅絲與他關係破裂，或領悟到文化生活的膚淺，而是他認清他已無路可走，並不幸地徹悟他已喪失了對人生的興趣。他前半部狂熱的活動却非常戲劇化地緊跟着令人無法抗拒的情性，他發現做任何事情都提不起興趣，遠離開椅子動一動都有困難，而吃、喝與朋友再也無法使他感到振奮。我們幾乎可以斷言他此刻已到達了癡狂與抑鬱時期。

他的朋友麗茜·康諾萊是個做工的女孩子，她願意盡一切力量幫助他恢復正常，她說得很正確：「毛病不是出在你的身上，而是在你的腦袋，你想東西的這個傢伙不靈光了。」而馬丁自己也曉得他的問題癥結所在，他對羅絲說：「我病了，病得很重，現在才曉得病有多重，我已經喪

失了甚麼東西，以往我對生命毫不畏懼，可是生命已將我填滿到這種地步，我現在一點兒慾望也沒有。」

若干證據顯示出倫敦寫馬丁·伊登的時候心裏非常煩惱，唯恐他會精神錯亂。在他短暫的一生當中，往往與高采烈的當頭會被一陣突發的抑鬱所騷擾。而在這個時候此種症狀漸趨嚴重。以他這麼一個享盡人間一切的人，那可能覺得一切全都枯燥單調？不久之後，在「約翰·巴來康」這本自傳性的故事中，他活生生地說出他的問題，也就是一再發作的酗酒「宿疾」。在寫「馬丁·伊登」之前，他至少有兩度企圖自殺，以求解脫；有一次他出人意料的在舊金山附近的卡軌奈茲海峽中溺水而打算把自己淹死，恰巧有艘漁船到來才救了他的一命。而此刻從馬利波薩號的舷窗往外看，或許那種衝動再也無法忍受。死亡（他稱爲「沒鼻子的」）終將在他格倫·艾倫的農場受到歡迎，當時他年僅四十，但與高采烈與鬱鬱不樂的情緒交替出現，終於有一次他使用嗎啡過量，人生終於告一段落。

他死後遺留下來的書共有五十本，都是他熾熱的精神與驚人的精力的結晶。這些書沒有任何一本能與「馬丁·伊登」相提並論。當然，這本書也不完全例外：結構不甚均勻，若干地方用字拙劣，而有時語調極爲傷感，可是它有一股持久的力量，即使與當時出版的情況相較，今日它更顯得活力充沛，忠實地勾出本世紀初加利福尼亞州的都市生活，也極成功地描繪一個未經世故的男孩子，面臨五光十色的成人社會的行徑時心裏的感觸。不管是主要人物也好，次要人物也好，他們的性格刻劃都很生動。而對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之間價值觀念的衝突也有很新穎的見解，

甚至我們這一代所攻擊的「大機構」所掩藏的缺點，倫敦的書裏也都大抵預先言中了。而這本書也令他本人始料不及地細說一個過於神經質的人，他的歡樂與抑鬱。就這點而論，他的作品，在一個習慣了審判精神病患者的世界裏，給人一種相當現代化的感覺。而在馬丁發現知識的世界，並贏得了這場表達自我的戰役之際，書中蘊涵的是一派生趣盎然，興會淋漓。

——原載「美國小說評論集」，周英雄譯

① 此處馬利波薩號原係小說中馬丁搭乘的船隻，恐非倫敦本人坐的船。當然，另一可能是小說中與倫敦本人的生活中都有這麼一艘同名的汽艇。

② 「大機構」(The Establishment) 原指英國國教，今泛指美國青年所攻擊反對，任何代表傳統之黑暗腐敗的一面。

③ 原文為人名而非書名，可能為手民誤植之故。此處照原文翻譯。

④ 「自然」哲學 (Natural Philosophy) 指天生自然，任萬物競爭淘汰的人生觀，與物理學 (Natural Philosophy) 無關。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書目 ①

總公司：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2 號

發行部：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2號

郵 撥：102221 電 話：711-2024・711-7871

遠景叢刊

- A①鐸
A②莎喲娜啦・再見
A③生命之愛
A④開放的婚姻
A⑥人子
A⑦花吟
A⑧愛與文學
A⑨攻擊與人性
A⑪小寡婦
A⑬嫁粧一牛車
A⑮邊城散記
A⑰古拉格羣島
A⑲懺情書
A㉑遠景
A㉓第一件差事
A㉕詩的欣賞
A㉗尹縣長
A㉙經過陣痛
A㉛戈壁遊俠
A㉝生活的藝術
A㉞賴柏英
A㉟何索震盪
A㊱攝影藝術散論
A㊳濟慈和芳妮的心聲
A㊵唐文標碎雜
A㊿朱門
A56紐約客談
A57何索打擊
A58寂寞的十七歲

著著著譯著譯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
明明敦玲橋秋雲茲明和璞辛橋堂眞鵬曦夫醇堂堂索靈等標堂高索勇

倫
春春·慧 念碧倫春禎文 尼
克 忍 語映紹若少陽語語 鵬
紹 文語志 先

黃黃傑鄭鹿蘇宋勞黃王楊索鹿林陳陳陳卜歐林林何莊陳唐林喬何白